

谋略智略精华版

○原典〔清〕石成金
○主编 曹冈

醒世利人镇宅至宝

传家宝 人事通

中华大方略全书



怡知意會理事徹通易趨難舍性見心開
ZHONGHUA DAFANGLUO QUANSHU

若论乾坤大事
首重纲纪人伦
世事炎凉须知
身命穷通要领
理包经天纬地
齐治平

倚窗嘯傲但見煙雲花柳變態
山因憶

E892

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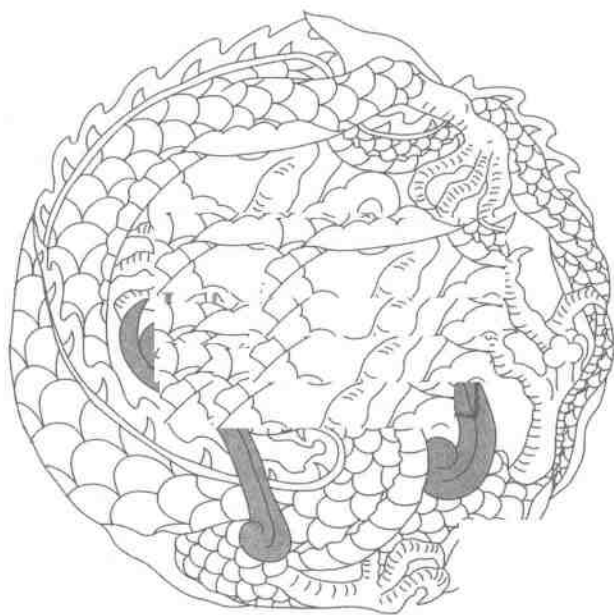
E892

28-5

中华大方略全书

传家宝·人事通

(清) 石成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人事通	(1)
时历纂	(65)
新撰俗语正讹	(82)
金言	(88)
除嫌约	(95)
除嫌约二集	(96)
种福根	(98)
口笔志	(99)
留心集	(100)
家训钞	(108)
天基遗言	(111)
种子心法	(116)
种子神效药方	(119)
保产心法	(123)
达生法言	(137)
全婴心法	(145)
时习编	(150)
时习编二集	(166)

升堂切戒	(176)
铭心纪要	(179)
座右铭	(182)
好人歌	(186)
谨身要法	(187)
瑞鹤堂新语	(191)
钱粮愚见	(194)
千门种	(200)
天基神方	(205)

人事通

虹桥之侧，余小构斗室，巢居于内。倚窗啸傲，但见烟云花柳，变态争妍，会心之际，得趣欲仙。因忆小景如此，若夫名山大川，其景象又不啻千百倍矣。既赏之余，喜察人情世事，或闻客议论，或触己愚衷，辄以俚言记之，日久成帙。予友熙公许子过我斋中，见而谓曰：“是书所载，皆通彻事情，利人甚普，亟宜付梓，公诸天下，何秘固一室为哉？”余应之曰：“利世之书，古本嘉言已汗牛充栋，如《六经》、《四子》，何莫非利世者？奚取于俚言愚见耶？”许子笑曰：“子不尝构虹桥书舍欤？以其近附城郭，无跋涉之劳，景虽无多，会心足乐，何殊吾子之撰言？如经子嘉言，深奥为多，譬之山川大景，其奈高远难至。凡舍难趋易，人情之常，子盍思乎！”谆劝梓行，复赠书名曰《人事通》。余深愧赧。惟余一点利人醒世之心，出诸至诚而已。若曰佛有六通，此可为人事之一通。是予之粒粟，何敢妄比于沧海也耶？

惺斋愚人石成金撰写

每日早起

唐人诗云：“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要知为家主者早起，则家中子弟家人，孰敢懒睡？家人各执其事，勤俭为持，兴旺日盛。但一日之计在于寅。人至清晨，精神加倍，此时读书，大有进益；此时做事，极有功劳。况家内杂事，又须早办。谚云：“早起三光，迟起三慌。”早起则门庭椅桌堂地各处打扫洁净，此家门光彩，一也；头面梳洗洁净，衣帽穿戴齐整，此身体光彩，二也；人客到来，热茶奉敬，盘杯精美，此款待光彩，三也。若或贪眠迟起，满地灰尘；或有客到，头蓬面垢，衣帽不整；旋烹茶汤，事事匆忙，岂止三慌？如果年老衰病，方可安寝迟起，亦须呼令子侄代之。

擦齿乌须不老神方

吾扬刘秉宇先生，年九十二岁，须发不白，齿牙坚固，容色少壮。予甚惊异，因备多金，执贽拜求何术至此。珍秘再四，见予诚恳，蒙密传此方。言人之元气，每日清晨统聚于口，切不可漱水吐去。须用此药，以白开水指潜多擦齿上下，漱水徐徐咽下，功效异常。但须于四十余岁即擦起，不可间断，齿固而须发黑者，永不白矣。此方得之甚难，应验多人，不可轻视也。

熟地黄晒干 白蒺藜去刺 破故纸 五味子晒干 汲食子
黑黄者佳 地骨皮去粗皮 旱莲草 枸杞子晒干 青盐用绵纸酒湿透包，放炭中微火煨。以上各一两五钱。 辽细辛六钱 共末筛细，磁罐盛贮，不可出气。每早空心，用滚水一口，将药擦齿漱咽。停一时，再吃八仙糕或牛乳。

八仙糕

世人禀气有二种。有阴不足者，如内热干咳、口干痰火、大便结燥、小便黄赤之类；有阳不足者，如饮食不消、大便泻痢之类。清晨食物，各辨其宜，食后洗面。阴阳不足之人，宜用八仙糕最补脾胃，肥壮身体。

白术 白茯苓 怀山药 莲实 芡实各八两，饭上蒸熟，晒干，临合微炒。 陈皮 甘草各三两 腊炒米三斗共八位

每年腊月极冻之日，炒糯米，用大簸放天井中间，铺开冷透，以收腊气。同药共磨筛细，收磁罐内。食时旋入糖，用开水冲调。腊月磨此糕，虽收三五年，不蛀不坏，愈陈久，功效更大。若不在腊月炒磨，多生虫蛀网丝，难以久收。坛放高燥处，勿近地气潮湿，勿用盛酒碱者。白糖须食时旋入冲调，若同药拌入糕，俱潮坏。此糕最妙在不拘早晚，随要随有，多、少、稠、稀，各随人意。用大新坛收贮扎紧，勿走药气。另用罐取出若干，用完再取，则不致每日开泄药气。

牛乳

阴不足之人，可服牛乳。用极肥壮水牛取乳。不可撒酥，不可和水，用粗磁碗滚水中炖三四滚。清晨空心服下，最能滋润脏腑，补益真阴，美润容色，疗治百病。

不立志诸事难成

世上有一种无把柄人，自己拿捉不定，东扯西牵，首鼠模棱，有始无终，易惑易动，诸事难成，亦不可与之共事。湛甘泉曰：“诸生为学，必先立志。”即如作室者，必先固其基址，乃可建造。要知“匹夫不可夺志”，若一有可夺，岂谓之志？王阳明曰：“夫学，莫先立志。志之不立，犹如不种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劳苦无成矣。”世之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总以志之不立也。所以凡学者，自始至终、无时无处，而不可不以立志为主。

立志是第一件事

予昔撰《读书十戒》，首一条曰：“立志若坚，反难为易。”要知不但读书，即士农工商，俱各有本分当尽之事，若不先立坚固之志，则易者亦能动摇，何况其难乎？所以人不立志，则无成功，徒为劳苦耳。是以人生在世，立志为第一件要紧事，不与事之可有可无者比。

刻志励行

人亦何常为志所造。一念激烈，则跬步千里；一念沉冥，则瞬息万年。曾子三自省，孟子三自反，皆从志上提醒。果能刻志励行，将精神归并一处，何坚之不破，何远之不到哉？故曰：“志高品高，志下品下。”

做事要趁少壮之年

凡人立身，以六十年论之，前三十年容易做事，容易成人。因上有父兄之庇，下无妻孥之累，食肉衣锦，志得气盈，精神强健，稍一着肩立地，可成伟器。所谓“后生可畏”也。为后生者，亦宜知自畏。如果三十年后，渐入老景，室家相牵，身口相迫，百务丛集，家政旁午，每每失身，多不能自立，故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信行

提躬涉世，全凭忠信为主。试看日用所与接者，或是父子兄弟，

或是夫妇朋友，谁人可用诈，谁地可行诈耶？凡一言一行，皆从真实之心发出，不朝更夕改，不外合中携，不阳施阴设。如是，则蛮貊之邦可行，况州里乎？故曰：自信人亦信，胡越皆兄弟。

威仪

威仪者，一身之观瞻，众目所视。威仪不端，则情慢之气设于身体，召侮之媒也。必正其衣冠，尊其瞻视，饰其容止。左规右矩，声律身度。则我不示人以慢，其谁敢慢我哉！

名节

名节乃一身之大关，植之甚难，败之甚易。天地在上，鬼神难欺。暗室屋漏之中，指视甚严。若不于此时常自检点，念头起处，少有差错，以致毁名裂节，则明有人非，幽有鬼责。得失一时，荣辱千载，可不畏哉！

少管闲事远避是非

人之精神有限，养重为佳。为无事逸民，岂不快活？若或应酬世务，关涉不紧要之事，夫为人解结释纷，固是厚德；然是非之门，容易招尤，若无涉世才能，平其直，剖其曲，自必空劳神力，以面皮向人，弄巧成拙矣。若事不切己，付之不闻可也。昔人云：“练事何如省事闲”，谚云：“能管不如能推”，各宜深佩此言。

谦虚

谦受益，满招损。要知天道下济，而光明君子哀多益寡。师德干唾，淮阴受跨，不失为英雄气概。诚能谦谦自牧，气易逞而持之以平，志易盈而守之以虚。不自知者愚人，不自是者非人，不自上者下人。所谓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也。

怒

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但能于怒时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则可怒者在彼不在我矣。要知理胜气则平，气胜理则怒。惟观理之

是非，即可以止怒；如怒仍未止，当以孔圣忿思难之说以遏之。嗟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何其失算！想至此，便冷然冰消。

怒有三损

盛怒炎烈，其损有三：内乖天和，一也；外失人表，二也；重怒之下，过为峻急，难于承奉，刑罚不中，三也。学问变化，正在此处锻炼。

丧心

读《孟子》，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此心耳。若丧失其心，违背天理，不仁不义，不孝不悌，即禽兽矣。虽身为卿相，金穴银山，于此心何加损哉！王阳明云：“若违了天理，即与禽兽无异，便是偷生。”

立身歌

奉劝少壮人，辛勤思成业。趁此青春年，不愧古豪杰。己过常检点，闲事休干涉。毋轻贱与贫，毋附炎与势。度量要宽洪，识见要妥贴。莫贪不义财，莫作无辜孽。积善世相继，绵绵延瓜瓞。

莫学不紧要之事

世上诸不紧要之事，切不可习学。即琴棋书画之类，虽于道理无害，然或间涉一二，为游艺则可，若专意偏好，必致旷废时日，徒耗精神，将正事俱误，大为无益。在清雅之事尚且如此，何况他事！

齐家

齐家要法，起于闺闼。盖闺闼之内，情常胜理，而恩常掩义，则惟节之以礼。礼者，所以正伦理、别内外，齐家人之不齐，以归于齐也。然一身之淑慝，关系一家之兴废。大抵父要严，子要孝，兄要友，弟要恭，夫妇要和，朋友要信。若或爱憎失宜，好恶易向，何能令家庭骨肉之间雍雍肃肃，有相好而无相尤哉？朱文公曰：

“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得其本则未自理矣。”谚云：“男务勤，女务织。论治家，此第一。”盖身正则家正。若家无善教，则戈矛起于衽席。其害也，莫甚于卑幼为政，恣其无厌之情；犹莫甚于婢子造言而妇人悦之，妇人附会而丈夫信之。家之索不由此起乎？至于子怨父贫，弟攘兄富，妻妾视丰啬为悲欢，奴仆视盛衰为勤惰，市道不在门外矣。

敬天地

人生父天母地。今日得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安居乐业，俯仰无累，非天地之庇乎！将何以上答洪恩？惟每日于夙兴夜寐之时，净心洁念，盥手焚香，遥空叩首，以谢赐一日之福。行事不可欺天，以仰报万一耳。

治家以敬长为第一

前人云：“幼不事长，贱不事贵，不肖不事贤，谓之三不祥。”凡家之父兄，国之君长，与夫内亲如叔伯，外亲如姑表，一切年高、德高、位高、职高者，皆是长上，俱当加意爱敬。坐让席，行让路，口不得乱谈，事不得专行，贤智不敢先，富贵不敢加，方是卑幼之道也。

时常畏惧王法

朝廷申设律法，不过禁民为非，实所以保全之也。每有玩法者，藐律令为闲话，安刑罚为枕席，辱父母之遗体，污祖宗之清名，岂非自作之孽乎！必须视律令所禁，凛如雷霆；刑罚所在，赫若鼎镬，庶可保全身家，以为太平之良民也。谚云：“惧法朝朝乐”，即是此义。

早完赋税

谚云：“家要宽，先完官。”要知身享清平之福，皆赖圣天子所赐。但我潜居草莽，无可上答主恩，惟勤力农亩，致五谷丰登，夏税秋粮，争先输纳，自是善良之民。若或任意花费，转将赋税延玩，临时官差追比，甚至遭刑受辱，自必举贷出息，家财破败，俱由于此。

严肃闺阃

夫闺阃之中，非狎昵之所。上承宗祀，下范子孙，夫妇相敬如宾，方成内政。每有好褻者，视妻妾如狎客，以房闱为乐地，放情恣欲，无所避忌。但纵淫于己，只以导淫于人。子孙不肖，婢奴为奸，自作之俑也。

长幼名分要正体统

长幼名分世次，原有定额，即称谓不容假借，座次不容紊乱，毋论远族近族，同乡异乡，俱照兄弟叔侄序列，名门旧俗之礼，原自如是。又有尊庶母为嫡，跻妾为妻者，有婿坐岳翁上，甥坐外祖上者，有出嫁女归宁而辄居客位者，是何体统？是何纲常？罗念庵家于归宁之女依世次别设一席，可法也。

族中孤寡要加矜恤

孤与寡，乃天下穷民无告者，即名门右族，多有失所。文王首重哀矜，况族中不幸有此，无论亲疏，皆当念其为我祖宗骨脉。育孤子，嫁寡女，老而无所依者，曲加调护，令不至于流离颠沛，贫者恤之善言，富者恤之财谷。若任其孤苦伶仃，展转沟壑，不惟族人怨之，而祖宗亦不佑之矣。

奴仆不可改姓

奴仆家人，各有本姓。虽有贵贱之分，然而各有宗支世系，切不可改为我姓。不但绝彼后裔，倘年渐久远，生子繁多，未免以伪杂真，乱我世系矣。

厚姻里

姻者族之亲，里者族之邻，远则情义相关，近则出门相见。宇宙茫茫，幸而聚集，亦是天赐良缘。况童稚时或多同馆，或共嬉游，比之路人迥别。凡事皆当从厚，通有无，恤患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一切以诚心和气遇之，彼不感而化矣。若横行乡曲，恃强凌弱，靠富欺贫，天道好还必难保其常盛也。

买旧物

一切旧物皆可买用，惟床、帐、被、褥、枕、席六件，须要新制，切不可借钱图贱，买人用过旧物。恐卧人有绝命于上者，或有枉死之魄附内者，或有少年生魂留连而不散者，用之每多作祟，岂不可嫌？倘如必用，亦须于现天空处，晒露两三日。

自问

自己问自己：我生在世上过了许多年岁，曾为了几件利人的好事？或于五更头睡醒时想一想，或者于无事闲静时再仔细想一想，只恐怕欺骗谋算人的事甚多，而实在利人的事甚少，岂不大加惭愧？急急改悔，急急修积还嫌迟也。

诸事都要预慎

父母要在生前尽孝，若到死后，虽三牲五鼎，日日斋醮，只充生人肚肠，只供生人眼目，有何益处？教子要在幼小时严加训诲，若已经长大成人，其顽劣性情自然习惯，再去教戒，予只恐教戒不来。身体要于平时时日起居行止留心调摄，若已经染病，虽幸而医好，予恐不能强健如初矣！治家要于丰足时常加勤俭，惟恐贫乏而致仰面求人，则决不至于贫乏而致仰面求人。若任意奢靡，家业消耗，再去创立，甚是难为。火烛要小心，平常劝之不听，若一遭火灾，家业立时成灰，追悔不及。盗贼要预为谨防，若已经被窃，或告官捕缉，或四路访拿，予恐无益而反费现银。言语要谨慎，若说话不肯留心，信口乱谈，至于失言，虽极意挽回，亦挽回不来。世上诸事都是如此，皆因预先不谨慎之所致也，事后追悔，徒费心力。《中庸》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世人岂可不三复此言！

读书全要体行

读书不在记诵，全要身体力行。若不身体力行，虽读书五车，究竟书是书，我是我，全不相干。夫圣贤垂训教人之意，欲令天下后世凡读圣贤书者，皆效圣贤所为。若徒以记诵词章之学，幸取科第功名，不亦为圣贤之罪人乎？

读书切忌贪多

读书不在贪多，只要章句少而熟读精思，久而义理自然贯通。若或贪多则不熟，务博则不精，欲速反迟，此是学人大病。俗云：“贪多嚼不烂。”意正如此。

读书要时常温习

天下善读书者，不如善理书。书若不理，虽极熟之书，亦必遗忘，何况乎半熟之书乎？书若不理，虽有大聪明记性，亦必遗忘，何况资质庸常乎？所以读书既要勤勤熟读，又要勤勤熟理，则时复思绎，浹洽于中，而自无扞格难通之病矣；若或读而不熟，熟而不理，只是徒有读书之名，而无读书之实，不可谓之读书人也。

书分四等

天下之书极多，予意约分四等：有宜熟读者，有只宜熟看者，有存备考核者，有切戒入目者。即如《四书》本经以及得意好文，嘉言法语，必须读而又读，熟记于心，更须时加温习，不可少有遗忘。至于后贤讲解，历代史鉴，以及事实典记，则选其语句紧要者记之，余则熟看，不必尽读，亦不能尽读也。再若韵府、韵端、字汇、经济、医药、技艺等书，看完存之，以备稽考。下而至于俚俗杂书，淫艳词曲，其中不独并无学问，而且伤风败俗，摇惑人心。凡遇此等书，见之即付水火，不必入目。如此分别，才有见识。不然，藜藿先已饱满，后来虽有佳肴美味，反吃不下矣，岂不可惜？

世上要紧惟在耕读二事

人生在世，惟读书、耕田二事是极要紧者。盖书能读得透彻，则理明于心，做事自不冒昧矣。用力田亩，则养膳有赖，俯仰无虑，即不能躬亲耕种，亦当专心督率。若不读书，何以立身行道，显亲扬名？若不耕田，何以仰事父母？何以俯畜妻子？唐人诗云：“天下良图读与耕。”要知一切事，总不如此二字之高贵安稳也。

士

士为齐民之首，宁独以文采表现于世？须要以行谊先焉。夫士先德行而后文艺，科名乃其次者。彼其所得于天甚厚，幸而人不物也，幸而中国不夷狄也，幸而男子不妇人也，幸而四大具全不支离也，幸而读书识道理不懵懂也。有此五幸，不思刻志苦行，为世间大丈夫，而徒着青衿，夸耀乡里，岂称士哉！世乱时，志士仁人尚思做好人，幸逢太平，复得温饱，不思做好人，更欲何为也！《语》云：“进取功名易，变化气质难。”须痛加猛省，莫负好衣冠。今日能砥砺名节，为孝子顺弟，则他日必能为忠臣贞友。未有寡廉鲜耻、不孝不友而能标名竹帛，流芳万年也。予愿为士者，宁雄飞毋雌伏，宁玉碎毋瓦全。所读者好书，所说者好话，所行者好事，所亲者好人。圣贤与游，真鼎自爱，如玉之在石，金之在冶，女子之在帏，其有所不为者，乃其真能大有所为者也。必如是而后人品功业，卓然为天下第一等人，无忝士称矣。嗟乎，自世之偷也，而士风不美。真士无论已，俗士日日咿唔，徒知在口上做生活，不知在身上做生活。孝衰于妻子，友衰于财贿，名丧于刀笔，金散于博徒；梦沉姬阁，屈首公门；不为耀治之金，则为赁辕之驹。士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乃作如此伎俩？瞻对宫墙，何以为心？平旦自念，何以为人？窥镜自照，何以施面目？是名教之罪人，士之羞也。

士品

陈眉公曰：“作秀士如处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妇，要养人；归林下如阿婆，要教人。”为士者持身不高立一步，出人头地，是尘里振衣、泥中濯足，如何有超拔处？所以士品欲超不欲隘，首改过，次勿欺，次畏阴险，畏清议，畏苟取，方是高品。

士志

仲舒不窥园门，倪宽带经耘锄，前人焚舟尘甑，志上进也。为士者，首先立志，须要抖擞精神，一意寻向上去。如撑水上船，如赴军中期，直到大休歇处，方肯息肩。则志超者品亦超，方成宇宙奇男子。

士趣

多少伶俐汉，只被那卑琐情态耽搁一生。若做个出头人，直须放开胸次，令眼界大、局面大，若鸢飞鱼跃，若光风霁月，若泰山乔岳，绝不挂过去、现在、未来想，方是真识趣。

士习

人生自朝至暮，须要逐时检点，甚勿当面蹉过。宜早起，不宜贪睡；宜寡交，不宜滥与；宜静坐，不宜喧闹；宜谨言，不宜肆舌；宜近君子，不宜亲匪人；宜朝暮温习书文，不宜散步闲游；宜闭户默想，不宜群聚妨业；宜流芳青史，不宜玷辱家声。如是，则士习正矣。

士养

为士者，藉举业以取科第。非潜心经史，成远到之器，他时眼光落地，这个六尺躯有何结局？必一意向上，黄卷中日与圣贤对，一切身念、家念、闻见念、交际念、游戏念尽行谢却。刺秦之股，下董之帷，则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乘此取青紫，如丈人之承蜩，直掇之耳。

士操

礼义廉耻，是谓四维。为士者，气节为上，功名次之，不可奔兢为自献之璞，伏在车下，泣血孙阳，何其陋也！甘进若饴，不羞牛后，何其丑也！诋词朝政，挟制长吏，何其横也！提躬涉世，全要在青天白日上著脚，方是大丈夫最上气概。

士学

濂洛关闽，理学之祖。士人高山仰止，景行前哲，宜发挥性情，剖析微妙，以羽翼圣真，提醒群蒙。又要着着实实，从日用上去体验，不可如邯郸学步，拾人残羹余唾；又不可周冠孔裳，假讲学为媚灶钓誉之阶，方是真儒，方是真理学。黄履翁曰：“愿士夫务道学，不愿立道学之名。”真格言也。

士神

人之一身，全靠这精神干事。精神不旺，昏沉到老。做一切诸事，都以养神为要。然而养神更是举业最上工夫。戒大醉，大醉耗神；戒贪色，贪色灭神；戒厚味，厚味昏神；戒多食，多食闷神；戒多事，多事乱神；戒多言，多言损神；戒多忧，多忧郁神；戒多思，多思挠神；戒久睡，久睡倦神；戒久读，久读苦神。人若调养得精神完固，何怕无解悟处？

士时

吾辈聪明不在人先，用力不在人后，安得蹉跎岁月，成就一个懒惰，断送驹隙哉？去日难追，来日宜当爱惜；昨宵已往，今宵切莫错过。须要乘时鼓壮，埋头芸窗，冬不炉，夏不扇，食不知味，如龙之养珠，鸡之抱卵，下几年无渗漏工夫，方成万选青钱。老天有知，必不令苦心人落魄，青年坎坷终身。

士艺

文章虽是末技，涵养到而后识趣真。盛意不可文，惧其决也；酒后不可文，惧其昏也；机太熟不可文，惧其轻也；兴未至不可文，惧其苦也。吟咏啸傲，谐文之变；高明清赏，荡文之情；饥食困眠，弄文之机；登眺山水，拓文之气；损除世事，清文之神；流览百家，大文之蓄。如是，方得信手拈来，头头是道。

劝人及时为学铭

人生在世，岁月如梭。年方幼壮，切莫蹉跎。世务日拙，家事日多。失今不学，老大奈何。

农

闻民之利莫如农。农之依田，犹鱼之依水，木之依土也。要知农人一身，父母妻子，五口八口，俱仰给于田。一日不耕，则衣食无从取办。上农尽力开垦，力足而粪多，所获自倍。岁之所入，尝

足以供岁之所出，差粮可办，器械可易，朝饔夕飧，可给穰穰满家，无复有祈寒暑雨之苦。中农终岁勤勤，亦足有秋，而饥谨无虞。下农不耕不耘，酉成无望，徒取妻儿之啼嚎而已矣。所谓“惰农败田”也。试看仕宦之人，南州北县；商贾之人，天涯海畔。孰若农家六亲相对？岁时伏腊，父子骨肉各相保无恙，其乐陶陶也。有徒手游食之人，不务耕耘，不躬栉沐，不知稼穡之艰难，自逸自谚，乃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是坐享逸乐也。”宁免沟中草乎？一人耕而众人食，欲其无为饥寒，不可得已。

农家要乘天时

天地之生物时而已。得其时，虽瘠土而收倍；失其时，则沃壤而徒劳。是以谷麦菽粟，皆当及时播种，庶用力易而获利多。

农家要尽人力

先期以戒种，相壤以耕耨，验粒以锄耨，竭力以勤本，率众以集事，守一以候期，节用以浚源，预积以防歉。庶一年耕，足供三年食。

农家要蓄水利

五谷资水以生，若无储蓄，专望雨泽，则雨或愆期，必失有秋之望。善治生者，每岁农隙开凿沟渠，无者掘之，有者浚之。沟渠既浚，积水亦广，可免旱荒之患。

工

工所以制器利用，不可一日无也。若不通工易事，则农困于贸迁，工困于授飧。余粟余帛积于无用之乡，而财用不其绌乎？国家鳩工聚财，凡陶冶器械之属，计程而餐，量绩而食，未尝耗无用之费，食无功之人。然业有千门，择术于精，造作欲专，为工者不思人之时日、精神俱有限量，若乃虚费光阴，心有不一，功杂无成，则终日憧憧，只自苦耳。谚云：“养身百计，不如随身一艺。”又云：“多艺多思艺不精，专攻一艺可成名。”良工匠心，其运斤成风之妙，固足以博厚糈、擅名誉。即艺成而下者，人持一艺，家专一门，随力取值，亦足为糊口之计。未有一艺随身，而不能挨排度日